

章太炎传

金宏达 著

章太炎先生之生平事迹，其心志之
 高尚，其学识之渊博，其气节之刚直，其
 精神之坚韧，其人格之伟大，实为近代
 中国思想界之巨擘，民族精神之象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太炎传/金宏达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 - 7 - 208 - 12244 - 4

I. ①章… II. ①金… III. ①章太炎(1869 ~ 1936)
—传记 IV. ①B25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0182 号

责任编辑 马瑞瑞

封面设计 储平

章太炎传

金宏达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5 插页 3 字数 178,000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2244 - 4/K · 2211

定价 38.00 元

引言

20世纪初，正处于历史交替期的中国，涌现了一批巨人，章太炎是其中之一，他有两个非常煊赫的称号：“民国先驱”和“学界泰斗”。这两项，一个人能做到其中一项已经非同小可，他竟同时兼有两项！

作为“民国先驱”，章太炎对推倒清王朝、缔建中华民国是立了大功的，他自年轻时起即不遗余力鼓吹反清革命，为此他涉入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坐了整整三年西牢。出狱后又远赴日本，加入同盟会，担任《民报》社长，与改良派进行斗争，影响播于海内外。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各地志士风起云涌，清王朝如枯枝朽株般坍塌，与有章太炎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思想启蒙和发动，关系极大，这一点，皆为历史家们一致首肯。

而这位革命家的革命生涯，也绝未止于清皇帝逊位。袁世凯窃国称帝，他又与袁世凯苦斗，“时危挺剑入长安”，并被幽禁京城三年多（三年西牢，又三年幽禁，人生能有几多三年！）袁世凯死后，袁党继续主政之时，他与孙中山先生并肩战斗，受命担任护法军政府的秘书长，奔走于云贵山原丛林，力图集结北伐的力量。后期虽有所消沉，而面临日寇侵入，国难当头，他又一次奋袂而起。终其一生，虽然有曲折，有瑕疵，他却是大节不夺，气概凛然，这一点和

前前后后许多人比,实属难能可贵。毕竟那个时代变数太多,人们不知在何处就会失足,被汹涌而来的激流裹挟而下,不知所终。

至于他在其革命生涯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范,更是已有鲁迅先生精湛概括,至今传颂不绝:“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人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1]。这种精神,是他的同时代人,也是后人一笔良可受用的财富。

在另一面,他又是一位大学问家、大国学家。大到什么程度?大到真正可以称为泰斗的程度,这不是时下一些自称或他称的所谓“大师”可以望其项背的:他的学问囊括了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经学史、史学史、文学史、经济史、教育史、佛学史等等,他的根基在经学、小学(文字学、音韵学),如果仅仅止于此,那么他也是一位大师,是前清一直极盛的这门传统学问的最后一位大师,正如梁启超所称:“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2]作为他的传承者,他的众多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们后来继续在国学界占据重要地位,是延续至今的我国训诂学界的主力。更何况他还极力扩张知识疆域,熔铸新学,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庞大知识体系,在传统与现代之交推出,因而被人称作是“新中国之卢骚”,是“近代民族文化的开拓者”。尤为可贵的是,他做学问不是“为学问而学问”,却是要和为民族、为社会的宏旨深愿结合起来,要用这些学问“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所以他既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又是一位“讲革命的学问家”。

[1] 《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五卷。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应该说章太炎不是一开始就准备当革命家的，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他的志向毋宁说是当一个学问家，更具体地说是当一个经学家。只是后来国家和民族面临的紧张危急的情势，涛飞浪涌的维新和革命风潮，将他召唤到了革命的道路上，而且愈行愈健，愈行愈远。这使得他与许多职业革命家不同，他在从事革命活动之前就已完成了成为一个大学者的准备，尤为重要的是，学术研究成为他的一种持久的兴趣和习惯，此后一直伴随着他，一有余暇和条件，学术活动（读书、写作和讲学）便又接续起来，特别是当他向自己的学术活动注入与革命相关的价值和意义后，他更有一种强大使命感和旺盛的热情，这一点也使他与有些曾经有过学术经历的职业革命家不同，他比他们幸运：一直将学术生涯坚持到最后，而且卓有成就。

在章太炎参与创造历史的那个时代，他的名气很大，很难说是因为他的学问名气大，还是因为他的革命经历与资格名气大，这两方面肯定都货真价实，没有哪一方面靠另一方面炒作的意思。人们敬重他，或者因为他的学问上的造诣和成就，或者因为他的革命的勋绩和节操，各取其重，但更多的人，更多的时候，还是因为他同时都是那样杰出！

除了在历史教科书中，在历史演义作品中章太炎也常被提起，作者们不忘当时一些人给他的一个称号：“章疯子”。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以下的叙述中作详细的描述和解释，首先要说明的是，如果这个称呼中含有某种轻蔑和攻讦意味的话，那完全是一些人非好意地强加于他的，正如鲁迅所生动描述的，当太炎先生的话不利于他们的时候，他们便指它是“疯子”，所说的自然是“疯话”；而若说的话有利于他们，则他们又会说他“居然不疯”。章太炎一生好做诋诃和直言，又不免激烈、严苛，甚至尖刻，为此得罪了不少人，他的话也并不全对，有时甚至大谬，他有弱点、缺点，甚至某些弱点和缺点还相当明显和严重，但是，他的一些弱点、缺点，与他的优点

乃至美德是联结在一起的,如果他不好做诋诃和直言,他的那些弱点和缺点将看不见,而同时他作为一位对社会和时代怀有强烈使命感的先驱人物的优点与美德也将不见。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他的好做诋诃和直言,奔放、激越的言谈方式,以及时而趋于极端的行为表现,显露出的一种“疯劲”,还带着他所处的时代特色,是当时一类“革命志士”的个性表征,他们脱离传统轨道,对于禁锢和束缚他们的封建主义思想与专制统治,意在表现出绝大的叛逆和对抗,这种“疯”,是应时代要求而生成的。这种“疯”,当然也构成了章太炎其人的某种个性特色和人格魅力。

对于章太炎的某些弱点和缺点,应该说孙中山先生是深有了解,且深有领教的,章太炎对孙先生一直怀有很深的难以解除的成见,说过许多不该说的话,做过一些不该做的事,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对立。但是,他们往往会在大的方向一致时,又站到一起来,相互扶持,特别是孙先生居于领导地位时,他没有因为章太炎反对过他而加以排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延请章太炎当“枢密顾问”,袁世凯死后,广东军政府成立,他又任章太炎做“秘书长”,始终对他相当尊重,对于后人,这是一种很好的身教,昭示着对章太炎应有的正确评价。

章太炎年轻时很崇拜明末的大学问家、著名的民族志士顾炎武,于是将自己的名字也改为“太炎”,以示崇拜追随之意深。中年以后,他的心中又有一个偶像,那就是明初开国功臣、明太祖朱元璋的军师、浙东青田人刘基刘伯温。他被袁世凯幽禁时考虑身后事多,极不愿死后葬于杭州,一心要“与刘公冢墓相连”,托人寻访到刘基的墓地,并与他的后人商妥,要将自己埋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以申生死慕义之志”^[1],他不但只是仰慕他,而且觉得自己

[1] 《诚意伯集序》,转引自《章太炎生平与学术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

的“事业志行”，与他颇为相似。刘基向有明代的“国师”之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章太炎对自己的期许和评价。

章太炎无疑有过他的“国师”梦，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扮演过一位“国师”的角色。中国传统人文知识分子都曾希冀在“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中一显身手，其中杰出者，更是怀有“为君王师”的抱负。章太炎不曾透露过他有这种抱负，他完全是被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情势推上后来的地位的，但他后期的志向和自我期许，必然也融化了这种潜在的意识。他力求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献计献策，乃至作出完整的设计和构思，他要协助主政者处理和解决纷乱如麻的各种棘手的现实问题，为此而殚思竭虑。他其实只做过“顾问”和“秘书长”一类的职位，这些职位也许还没有一个更显赫的高度，但是以他在当时所做的事情的性质和作用而论，以他的学识、资历和声望而论，他可以算是一位“国师”而当之无愧，环顾民国初期的中国政坛，似乎还没有谁比他更适合这个称号和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给予章太炎以身后极高的礼遇，将他安葬在杭州西湖之滨，并专门建立了章太炎纪念馆，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空间中，永远确立了他的历史地位的存在，这是对历史的高度尊重。事实上，任何时候，我们阅读章太炎的生平，都会为其所具有的历史的丰富内容与精神价值所吸引，正像一位西方作家所说过的，许多伟大的人物酷肖他的时代，甚于酷肖他的父亲，历来被认为具有极大复杂性的章太炎，就非常酷肖他所处的时代，在我们以下转入叙述他的生平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幅幅画卷也随之迤逦展开……

目 录

引 言	/ 001
第一章 苦读经学的岁月	/ 001
第二章 风云初征	/ 028
第三章 一个斗士的孤影	/ 051
第四章 《苏报》案与三年牢狱	/ 071
第五章 在东京	/ 114
第六章 走向共和？	/ 144
第七章 “在贼中”	/ 185
第八章 护法——行走的旗帜	/ 201
第九章 老骥伏枥	/ 221
尾 声	/ 229

第一章

苦读经学的岁月



现在我就来给你们叙述这位伟人的生平。作为一部历史作品，当然最好有一定的形象性，要尽可能鲜明生动地展示人物的活动、语言和心理，不过我们注意到，有关章太炎的几部年谱资料，他在 20 多岁以前的生活情况介绍，都过于简略，甚至在许多年份，完全付之阙如，有限的一点资料，基本上是章太炎自己所提供的，其中主要陈述了自己的家世，以及排满复汉思想如何在自己的阅读和前辈的教诲中萌生，或许是文字过于崇尚朴质简古，不愿多做铺陈，致使我们无从接触当时生活更多感性细节。鲁迅先生是章太炎的学生，比他要小十多岁，他们有大体相似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而且地域也很接近，也许我们只能借助鲁迅先生对早年生活的回忆，诸如读书的书屋和儿童的兴趣天地，来做一些悬想，但是我想这还是留给读者诸君来做吧，至于本书，只能凭借有限的资料尽力敷叙，绝不敢忤逆真实性的天条。

另外还要说明的一点，是称呼。章太炎最初的名字是学乘，字

梅叔，梅与枚同音，所以又写做枚叔，后来他改名炳麟，取义于“炳炳麟麟”，有向往光明之意。投入反清革命后又改名为章绛，字太炎，表明追随清初反清思想家顾炎武的决心。通行的是署章太炎或章炳麟。为叙述的方便，我们这里就一径称章太炎。

一部传记就是主人公一生的故事，从他一落地，他的人生故事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看到，许多传记的开始都会是这样的：某年、某月、某时、某分，某地、某某家，“呱呱”一声，出生了一个宁馨儿，这就是某某某，后来的一位伟人或奇人，全家都为之感到激动欢欣云云。我们不知道章太炎出生时，家里有何种气氛，以及有何异常的反应，在他之前，家里已经有了好几位仁兄，对他的到来，如果不是有何特别灵异祥瑞的表现，大约总不会引起较为持久的波动的。所以我们宁可避免这种不约而同的写法，把一开始的场景，移至1883年章太炎16岁时。

16岁的章太炎，在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是他要到县城去参加童子试的前夕，那一天他突然发作了癫痫。

癫痫又叫羊角风，在人群中并不少见，我们在一份材料中读到，美国人约有1%到2%患有癫痫。在有些家庭中患病的百分比，要比这个数字更高。通常这种病发作时，病人会突然摔倒在地，昏厥过去，不省人事，身体僵直或抽搐，往往持续几分钟左右。也有一种是更轻微的发作，只有几秒钟，而且只是童年时期才有，成人后即不再有。章太炎这次发作的癫痫，可能比较严重，着实让大家为之感到紧张了一阵。余杭县仓前镇面对运河的章家老宅，顿时笼罩在一种忧虑沉重的气氛里。

父亲章濬^[1]也从外面被人叫来了，他颇通医道，知道这种病

[1] 濬，音“jùn”。

不甚关紧，只待他恢复过来，再给他开一方治晕厥的草药，吃下就可以了。但是，他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夫人朱氏看出来，便道：“孩子都这样了，我看就不要去应试了吧，万一在考场再发作……”

章濬说：“我也是在这样想，但这件事关系太大，他还要不要这个前程，我还真不好一下拿定主意，让我好好想一想。”

到县城应童子试就是考秀才，考上秀才而后考举人，考进士，即是一条做官的道路，即所谓仕途，这是那个时代，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一条锦绣前程。县试不完全等于今日的高考，但其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其重要性绝不亚于高考，不应县试，就相当于不再参加高考，从此无缘于做官的台阶，这个决定确实非同小可。当然，这一次县试不参加，下一次也还可以去，但对于患有这种毛病的孩子来说，只要去参加这样一场又一场的考试，晕厥发作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而家中的这个最小的男孩，或许必须放弃走这条路。

章家在余杭也是一个读书的世家。章太炎的曾祖父章钧，曾经是余杭县学的“增广生”。这个“增广生”，虽然有些类似是“计划外”的，而实际上也有定额，都是经过考试录取的，后来他荣任县学训导，执教于本省海盐县。太炎的母亲来自海盐县，想来与其曾祖父曾经在海盐工作过不无关系。曾祖父不仅自己好学，而且也热心兴学、助学，他曾拿出一大笔钱，在余杭县东门北首白塔寺前，创办了一所“苕南书院”，又兴办过义塾，对族中子弟进行义务教育。

章太炎的祖父章鉴获得过国子监生的资格，这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北大学生资格了，但是按当时的制度，这只是一种身份，却并不一定要去负笈就读。章鉴好学博览，收集了许多珍贵稀见的典籍图书，“蓄宋、元、明旧槧本（刻本）至五千卷”^[1]，这是一个很大

[1] 《先成祖训导君先祖国子君先考知县君事略》，《太炎文录续编》卷四。

的数目,加上有清一代的各种出版物,真可以说拥有一座小型书城。

到章太炎的父亲章濬,也不可能不是一个读书种子,他读书的成绩应该说有胜乃祖乃父,考试的成绩颇佳,一举取得了廪生的资格,这差不多可以说是拿工资读书,类似于今天的博士或博士后了。当然,章太炎的这些先辈,都没有什么太显赫的功名,但是,他们都不能不认同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向往和追求过功名,即使是他的父亲章濬受过挫折,因为受到心怀嫉恨的小人造谣中伤,曾一气之下退出考场,个中曲折究竟如何,我们已不得而知,而他仍然创造条件让儿子们去参加科考来看,他坚持要把这条路视为年轻人获得远大前程的首选。

章太炎兄妹有五人,长兄去世很早,第二个哥哥章籛要比章太炎大十六岁,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考上了举人,三哥章箴也要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考中举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在章太炎放弃县试之后考上的,这足以说明,这个家庭并没有拒绝当时的科举考试,章太炎放弃考试,完全是因为他的身体原因。当然促使父亲章濬最后做出这个决定,也还会有其他一些因素,我们不妨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上做一些考虑。

这即是社会上“洋务运动”的勃然兴起,动摇了封建时代读书人追求功名事业成就的单一路向,虽然还看不出章濬有让章太炎弃科考而就洋务之类的意愿,但是读书人不就科考也还可以选择其他以立身扬名,已成现实。章家虽经“洪杨之乱”,大伤元气,他们逃难回到家乡时,家里只剩了一顷左右的地;但经过近二十年的生养积聚,已然又成为那一带屈指可数的资财殷实的地主家庭。这个最年幼的多病的男孩,如果确实不宜于去科考试场上“闯关”,以获取“做官”的前程,那么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衣食无虞,并进而谋求别种发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章濬是一家之主,这个决定的形

成,也还一定与族中的其他关系密切的人交换过意见,大家都认为这个决定并无什么违悖事理之处。

少年章太炎被告知这个决定,他的反应当然是非常高兴。从现今的眼光来看,按八股来考试取士,也还是一种游戏规则,但毫无疑问是一种极为僵硬、枯燥乏味的游戏规则。做八股文必须从“四书五经”选题发挥,在入手议论时,要刻意编织出四段八股对偶的文字,除非是生性反常的孩子,恐怕不会有谁会喜欢这种强迫性的学习和考试。更何况考试一场又一场,光“童子试”就会有5场之多。“童子试”,顾名思义是稚气未脱的童子们参加的考试,而实际上,座中祖父辈的白发苍苍的考生不乏人在,目睹这种场景会带给人一种相当凄然的人生感触。以毕生精力在科考试场上拼搏的这些人,他们的青春和生命价值就是这样被销蚀殆尽的,这种科考的意义,怕只能以“将人变成鬼”来形容。或者正如康有为所说的:“徒令其不识不知,无才无用,盲聋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长平赵卒四十万,尚十倍之。”^[1]秦将白起活埋掉赵国兵卒40万,是何等惨绝人寰,这种科举杀人,比之还要过10倍也不止!然而,对于少年好胜的考生来说,冀图以考试的优异成绩证明自己的高智商并获得赞誉和荣显,应是一种未可低估的驱动力,但是这种考试的胜出者,既不个个都是卓越的人才,而名落孙山的失意者,也并不都是低能儿。

人的一生常常是为一个决定所完全改变的,不管怎么说,如果不是这个决定,章太炎继续沿着攻习举业的道路走下去,他也许会和他的各位兄长一样,终于获得举人、进士和进士以上的功名,运气好的话,成为风雨飘摇的清廷的一个末代官僚,但是,近代中国将失去一个革命的呐喊者和文化的巨匠。

[1] 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析》。

多少年以后，章太炎自己在回忆这一段往事时，固然记述了自己是被动地被“决定”者，同时，也强调了他极为个人化的兴趣指向：“年十四、五，循俗为场屋之文，非所好也，喜为高论，为《史》、《汉》易及，揣摩入八比，终不似。”^[1]“场屋之文”、“八比”即是科举考试之文，他明言是不喜欢的，但他还是要随大流去做。有意思的是，少年章太炎并不像比他晚十来岁的鲁迅那样，喜好一些被人们称为“小传统”的东西，如《山海经》和民间传说之类，即使是偏离科举文体，也还是不脱大传统的语境，这大概还是和章太炎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家庭环境有关。父亲发现他有这种倾向后，曾经谆谆告诫他：“尔文思倜傥，学古非难也，以入制义^[2]，则非童子所应为。”^[3]八股要求从“四书”获得议论的题材和思想，否则便会有离经叛道之嫌，少年章太炎喜欢《史记》和《汉书》，竟想将从这两部著作中获取的灵感和命题装入八股的载体之中，这是不被允许的。章瀚的信念似乎是，你要不练八股就不练，可不能破坏规矩，胡来乱练。

至此，我们应该将章太炎早期所受的教育状况做一补叙。他的阴历生日是戊辰年的十一月三十日，从阳历说是1869年1月12日。1873年他5岁那年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几年之后，即在1876年章太炎8岁时，他的外祖父朱有虔先生离开海盐县家乡，来到余杭仓前章家为他做专任教师，所授的课程主要是读经。这一教就是4年，“时虽童稚，而授音必审，粗为讲解”。课程教得极为认真，而章太炎也就由此“稍知经训”。^[4]接下来是外祖父回海盐老家去了，改由其父章瀚亲自执教，所教的则主要是律诗和科举文字，到我们前面所说他去应“童子试”的时候为止，他整整接受了这种

[1] 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制言》第25期。

[2] 亦科考八股之文的一种说法。

[3][4] 章太炎：《自定年谱》。

教育长达10年之久。从我们现有接触到的材料看,这种教育中,几乎完全看不出有任何新的时代信息和社会内容。

客观上说,这一段时间虽然洋务运动已经颇成气候,但是封建传统文化的势力和影响依然十分顽强深固,大多数读书人埋头举业或研读经书而不知其他(这种情况需到甲午战争后,方有较大的改变),余杭章家可以说是这种背景的一个缩影。仓前镇离浙江首府杭州不过几十里路,当时看来还是相当闭塞,章太炎后来谈到自己早年的生活时,很少提到有关洋务的事情。事实上,这个时候,所谓洋务已不局限于与外国办理外交事务,而是模仿和学习西方的技术,兴办实业,甚至也开始译书、办学堂、议论变法了。和外国人已经愈来愈多深入内地与中国人杂处同步,西学也愈来愈多介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一些人已经从中西强弱的对比和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现实中,产生了对清统治合法性的怀疑,然而,章太炎只是在多处谈到,这个时期,他还是从自己的阅读经验,以及与老师的交谈中,萌生了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例如,他谈到自己有一次和外祖父的谈话:“余十二、三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1]可见,即使是这种族革命思想,也是源于“夷夏之防”的古老传统和语言,是他自小阅读大量史籍所获得的。

[1]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第二十五期《太炎先生纪念专号》。

少年章太炎不再去科场赶考,但并不意味他摆脱了封建传统教育的樊笼,还有另一条路在前面等待着他,那就是“研精学术,忝为人师”,而学术,在当时主要就是指经学。所谓“经”,就是那些古代传下来的堪作为人们道德伦理规范,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字。具体地说,从孔子起到宋代,由六经增加到九经、十二经,直至十三经,计含《诗》、《书》、《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而诠释这些经典的学问。可想而知,这些学问也是相当枯索乏味的。章太炎在放弃了八股文的练习之后,曾有过一段小小的“解放”,即所谓“泛览典文,左右采获”,特别是“任意浏览史、汉”,但是为时不久,他就经长兄章籛指点认识到,“不明训诂,不能治史、汉”,必须从文字学和音韵学入手,逐字逐句地解读,才有可能准确无误地把握和宣讲古代圣贤们的原文真意。

十多年后,章太炎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

年十七,浏览周、秦、汉氏之书,于深山乔木间,冥志覃思,然后学有途径,一以荀子、太史公、刘子政为权度。持此三子以观古今中外之册籍,有旁皇周浹者曰知之矣。涉是曰近之矣。吐言相戾,陈义不相应,则以为未知楚夏,不在六艺之科。会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瘵,而思以古之道术振之。盖自三子以后,得四人焉。曰盖次公、诸葛孔明、羊叔子、黄太冲。之四人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然大要知君民之分际,与亲仁善邻之所以长久,而不肯以残夷割剥、陵辄元元者,则数逾千祀,风期一也。〔1〕

〔1〕 章太炎:《上李鸿章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3页。